

YU GUANG ZHONG

余光中诗歌选集

第1辑



# 莲的联想



时代文艺出版社



# 余光中诗歌选集

1

## 想飞的少年

诗集自序

飞

余光中



厦门大学外

战火光中

父母乘船西去香港。海

前程更加

年级的一位

少年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将有

半面西头无岸，真等到一九九二年不再踏上

这夏日的少年不是别人，是我。第二年夏天

乘船离开香港，这一次是向東了，来了台湾

1693891



女子学院 0028637

●版权专有 有违必究●

余光中诗歌选集 (一) 莲的联想

本选集的全部作品由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先生  
通过中华版权代理公司独家授予

作者：余光中

责任编辑：安春海

责任校对：安春海

装帧设计：魏国强

文内题字：刘世国

题图尾花：跃春 丽英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刷：吉林省九三彩色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数：140千

印张：11.125

版次：1997年8月第1版

印次：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 000

书号：ISBN 7-5387-1142-2/I·1099

定价：68.00元 (全三册)

## 先我而飞

——诗歌选集自序

1949年7月，战火光中，厦门大学外文系二年级的一位学生，随父母乘船西去香港。海天茫茫，前程更加茫茫，那忧郁的少年绝未想到，他这一去，将有40多年回头无岸，一直要等到1992年，才再踏上后土。

那忧郁的少年不是别人，是我。第二年夏天，我又乘船离开香港，这一次是向东了，来了台湾。在基隆登陆，我也绝未料到，以后的岁月大半要安身在海岛。我这一生，注定有两个大陆，一个半岛。一个是旧大陆，在中国。一个是新大陆，在美国。一个岛是台湾，半个岛是九龙。我离开中国后土，才21岁；在台湾，先后却有32年，前20年在台北，后12年在高雄。这中间有5年在美国，又有11年在香港。我住得最久的城市，依次是台北、高雄、香港、重庆、南京、丹佛、卡拉马如(Kalamazoo)、爱奥华城、厦门。

这便是我生命的地图了,说得形而上些,也就是我灵魂的轨迹。从这些坐标来指认我一生所写的诗,大致上有个轮廓。

在旧大陆的最后几个月里,季节是从春天到初夏,我开始认真写起诗来,并密集发表在厦门的《江声报》和《星光报》上。那半年我的诗心初动,有如一个新生命的胎动,令我的血液有点来潮,但战火一路向南烧来,却又令我不安。旅港那10个月,不仅生活无定,而且失学,写作完全停顿。一直等到我来了台湾,转学成功,进了台大外文系三年级,落寞的诗情才又接上了厦门的时代,从此也就不再放下这枝诗笔,直到今天。

我这一生写了将近800首诗,以数量多寡来计,产地依次为台湾、香港、美国。美国得诗最少,约60首。香港得诗较富,约160首。余下来的500多首,就都是在台湾出世的了。所以称我为台湾诗人,原很自然,而大陆和香港正是如此称我。不过在台湾,有些人在心里却认为我是“大陆诗人”,那当然也没有错。我的诗心既然起跳于大陆,少年的梦壮年的回忆既然都萦回于那一片后土,我当然也是大陆诗人。无论我的诗是写于海岛或是半岛或是新大陆,其中必有一主题是托根在那片后土,必有一基调是与滚滚的长江同一节奏,这汹涌澎湃,从厦门的少作到高雄的晚作,从未断绝。从我笔尖潺潺泻

出的蓝墨水，远以汨罗江为其上游。在民族诗歌的接力赛中，我手里这一棒是远从李白和苏轼的那头传过来的，上面似乎还留有他们的掌温，可不能在我手中落地。

不过另一方面，无论在主题、诗体或是句法上，我的诗艺之中又贯串着一股外来的支流，时起时伏，交错于主流之间，或推波助澜，或反客为主。我出身于外文系，又教了20多年英诗，从莎士比亚到丁尼生，从叶芝到佛洛斯特，那“抑扬五步格”的节奏，那倒装或穿插的句法，弥尔顿的功架，华兹华斯的旷远，济慈的精致，惠特曼的浩然，早已渗入了我的感性尤其是听觉的深处。同时我又译过将近两百首英美作品，那锻炼的功夫，说得文些，好像是在临帖，说得武些，简直就是用中文作兵器，天天跟那些西方武士近身搏斗一般，总会学来几招管用的吧。

古典的影响是承继，但必须夺胎换骨。西洋的影响是观摩，但必须取舍有方。30多年前我早就醒悟，株守传统最多成为孝子，一味西化必然沦为浪子，不过浪子若能回头，就有希望调和古今，贯串中外，做一个真有出息子孙。学了西方的冶金术，还得回来开自己的金矿。

对于当代的中国作家，所谓传统应有两个层次：长而大的一个是从诗经楚辞起源，短而小的一个则始于五四，只得近80年。80年对一个文艺运动而言，实在不能

算长。何况在 80 年间,中国的新文学在精神上常受政治的左右,在语言上常落入白话的浅俗或西化的生硬,而在另一方面,既失去了古典的精警,又难窥域外的真相,能够传后的杰作并不太多。一位青年作家如果只知向这短小的传统取法,他的天地就未免太窄了。

不过,这小传统虽然不足,却有需要。如果没有民初新文学第一代的作家,在白话文的荒原上为我们披荆斩棘,多少开出一条路来,我们就得浪费许多精力,从头学起。我在厦门初提诗笔,颇受新月前辈的启发,尤其得益于臧克家早年的诗集《烙印》。回顾当年,我庆幸自己写诗是从格律诗入手,而非经自由诗入门。当年我写诗,与其说是仰慕新诗,不如说是不满那时流行的自由诗,所以宁可自己动手来写,写出自己满意的一类诗来。

金陵大学的一年半,加上其后厦门大学的半年,对我初挥的诗笔十分重要。没有那两年的孤独摸索而迳自来了台湾,则我的准备不够,因为那时的台湾已经难见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书了。离开大陆之前的两年,我把新文学,尤其是新诗,已经有点“看透”了,以后再看不到,也没有太大损失。何其芳、卞之琳、冯至、辛笛等的佳作,我已一一看过,知道那时的新诗最好能好到什么地步。我更清楚,若要更好,得靠自己动手。

其实所谓学习,可分正学与反学两途。正学比较普

通,不用多说。反学比较微妙,解人较少。反学,就是把别人的毛病当做反面教材,而引以为戒,勿蹈覆辙。我学早期的新诗,开始是正学,务求见贤思齐,后来觑破虚实,归纳出新诗某些常犯的毛病,便反学了。新诗的毛病当然不少,散文化是一显例。所谓散文化是指有理而无趣,只会抽象的陈述,不会具体的比喻,言尽意止,略无余味。又指句法平铺直叙,甚或冗赘拖沓,信手下笔,略无波澜。新诗欠缺古典诗的简洁凝炼,滥用虚字是一大原因。例如“的”字便无所不在,往往一句之中会出现两次,甚至更多,许多作家写了一辈子,都不知如何化解。

一位当代诗人如能继承古典的大传统与五四的新传统,同时又能旁采域外的诗艺诗观,他的自我诗教当较完整。不过这样仍然不足。要真正成就一位诗人,他还需要另外两个条件,那就是,对当代生活的敏感,加上对当代口语的把握。我说“当代生活”而不说“当代现实”,是为了避免过分介入政治或社会,而落入所谓的现实主义。至于当代的口语,本应成为新诗的基本节奏,如能加以提炼,使成诗的语言,并与适量的文言或外来语法冶于一炉,则用以表现当代生活,必然灵活生动。缺了这两个条件而想仅凭中外诗艺来写当代诗,就会露出闭门造车的学究气。

我是南方人,当年在大陆从未去过北方。1992年初



回大陆,却去了北京一星期。白山黑水的东北,除了小时候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不胜神往之外,却迄今缘慳一游。我的诗竟能先我而飞,去关外广阔的天地会见千万亲爱的读者,把南回归线的乡思衔去高高的北纬,真令我感到欣慰。

1997年6月于高雄西子湾



地... 者... 送... 一... 是... 在... 東... 一... 是... 台... 元...

... 登陸，我也絕未料到，以後的歲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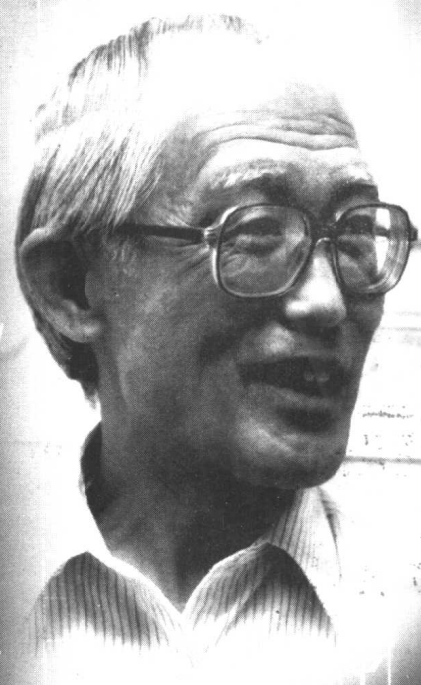
... 是在海島。我這一生，註定有兩個大陸

... 個半島。一個是舊大陸，在中國。一個是新

... 在美國。一個島是台灣，半個島是九龍。

... 中國后土，... 在... 後... 有

... 前...



... 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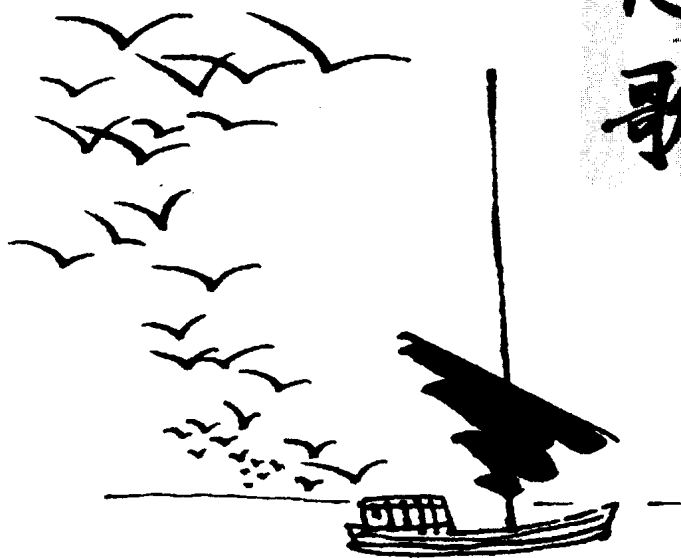
... 便是我生命的地圖了，說得形而上些，也

# 余光中诗歌选集（一）

## 总 目

舟子的悲歌 .....	(1)
蓝色的羽毛 .....	(41)
天国的夜市 .....	(99)
钟乳石 .....	(163)
万圣节 .....	(223)
莲的联想 .....	(277)

舟子的悲歌





# 目 录

## 第一辑

扬子江船夫曲 .....	(5)
清道夫 .....	(7)
真理歌 .....	(8)
沉 思 .....	(10)
老 牛 .....	(12)
算命瞎子 .....	(13)
暴风雨 .....	(14)
舟子的悲歌 .....	(15)
新 秧 .....	(17)
送 别 .....	(18)
青 蛙 .....	(19)
淡水河边吊屈原 .....	(20)
虹 .....	(22)
早 潮 .....	(23)

## 第二辑

序 诗.....	(25)
萨福投海.....	(26)
伊人赠我一发歌.....	(27)
叩门者之歌.....	(28)
初恋之谜.....	(29)
给叶丽罗.....	(30)
植物园之夜.....	(31)
萤火虫小夜曲.....	(32)
七夕.....	(33)
别罗莎琳.....	(34)
再给叶丽罗.....	(35)
尾 声.....	(37)
后 记.....	(38)

## 第一辑

# 扬子江船夫曲

——用四川音朗诵

我在扬子江的岸边歌唱，  
歌声响遍了岸的两旁。  
我抬起头来看一看东方，  
初升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  
嗨哟，嗨哟，  
初升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

顺风时扯一张白帆，  
把风儿装得满满；  
上水来拉一根铁链，  
把船儿背上青天！  
嗨哟，嗨哟，  
把船儿背上青天！

微笑的水面像一床摇篮，  
水面的和风是母亲的手。  
疯狂的浪头是一群野兽，



拿船儿驮起就走！  
嗨哟，嗨哟，  
拿船儿驮起就走

一辈子在水上流浪，  
我的家最是宽广：  
早饭在叙府吃过，  
晚饭到巴县再讲！  
嗨哟，嗨哟，  
晚饭到巴县再讲！

我在扬子江的岸边歌唱，  
歌声响遍了岸的两旁。  
我抬起头来看一看东方，  
初升的太阳是何等的雄壮！  
嗨哟，嗨哟，  
初升太阳是何等的雄壮！

1949年6月

